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說勝光王信佛因緣
及惡生誅釋種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
 臣竊為謀搆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
 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
 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誅釋種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臣竊為謀搆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欲我登王位耶荅言太子何故作此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自當合受王位何為坐圖逆害以陷惡名臣雖愚鈍竊為不可惡生曰我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長行大臣不將侍從遊諸聚落既到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進業便告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二張 一殊

祥園既至于所下車步進欲申禮謁
 尔時如來在彼堂中閉戶入定有苾
 芻輦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



有三拍廬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二張 一殊

祥園既至于所下車步進欲申禮謁
尔時如來在彼堂中閉戶入定有苾
藍輦於外經行王見苾藍即前敬問
佛何所在荅曰佛在堂中閉戶靜慮
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
扣戶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
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劍
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
盛飾奉觀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
願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
執持願視我面意欲省緣安心見佛
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戶佛即
為開便就大師烏足頂禮作如是言
不覩如來淹積時序今幸於此親奉
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
頓能降伏屈已懇懃王言我於世尊
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
懇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
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
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白佛言
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
有少智惠自恃貢高為難於他造作
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三張 殊字号

眾並隨順別豎宗量構立問端作是
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荅

有少智惠自恃貢高為難於他造作
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

根本說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三張 殊字号

眾並隨順別豎宗量構立問端作是
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答
摩處共為談論若不能答我便辱彼
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云此釋
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來至佛所
纔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
如來况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
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
如是發慤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
善說法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
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
問歎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有知
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遵正道是
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
故令我如是發慤重心又佛世尊應
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有少智惠自恃貢高廣如上說多
造論端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
尊作不圓滿問佛即為彼圓滿而答
彼等聞已咸生慶悅發大信心歸依

根本說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四張 殊字号

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世尊處
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慤

彼等聞已咸生慶悅發大信心歸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四張 殊字号

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少有智惠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問佛即隨機作極圓滿答問佛妙義深生慶喜委弃異道遵崇正法即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塵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是念幾虛喪我為自欺誑昔非沙門謂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真沙門婆羅門真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面色黃瘦形貌羸弱諸根缺減觀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於屏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蔽為此形容人不樂觀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頓無顏色形容顛頓人不樂觀彼答我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五張

殊

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行欲者愛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

無顏色形容顛顛人不樂觀彼答我
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五張

殊

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
行欲者愛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
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
備具自在無礙應得色相殊勝超絕
既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
增長然愚癡人悉皆愛樂我見世尊
聲聞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淨面貌
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依林
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
具足是故令我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念曾於正殿中坐理國
事時見有多人皆為五欲來至我所
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
共相言訟爭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
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
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
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
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淨梵行依
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
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
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
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染汙事纏綿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六張 殊字號

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眾修
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

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
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染汙事纏綿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六張 殊字号

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衆修
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
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
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國主号为勝光於此
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我能斷命
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內莫不
遵仰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
門刹帝利長者或為平章國政黜陟
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
有素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
大衆之中圍繞說法諸天人衆各各
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散亂
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聲效噍噴之聲
况復更有諸餘誼雜于時在會忽有
一人聲效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
願少默住勿為誼擾汝豈不聞世尊
說法美妙當機猶如上蜜說斯語已
彼即嘿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
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
刀杖嚴形而能調伏衆類一切遵奉
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二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七張 殊字号

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
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彼等

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二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七張殊字号

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彼等於我雖復念恩然猶不及於世尊處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卿等眠時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功德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敬重世尊大威力不可思議彼等皆由我之寵祿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薩羅我生刹帝利種佛亦刹帝利種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亦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刹帝利王世尊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則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是諸見聞事奇妙法已頂礼雙足奉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八張殊字号

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

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
應當記憶王之所談奇妙法聚受持

想本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八張 殊字号

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
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
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今時
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
信受奉行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念欲身形瘦二臣恭敬殊
尊王不如佛

今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
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
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今
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鬬行
雨二夫人等駭令出宮作是念已弃
所執守昇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
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日是我
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為主
勅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鬬行雨
問長行曰王今何在荅曰王在釋迦
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覓
老王今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
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
往何處苾芻荅曰王入不久長行尋
即乘車而去王既聞已徒步漸至佛
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

本論記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九張 殊字号

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荅
言大王長行大臣策立惡生駭出我

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

亦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九張 殊字方

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若
言大王長行大臣策立惡生駝出我
等步涉而來尋覓大王王聞此語告
勝鬘曰汝已先受大王寵祿今且歸
還受兒王俸料我將行雨從此却迴
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
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
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
語行兩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
生悉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
外國思欲相見行雨即去見未生悉
具如上說其未生悉王聞此語已便
大驚愕即語行兩曰憍薩羅國勝光
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強盛云何忽至
我等不知行雨答曰王今何有兵衆
之盛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王
而來至此未生悉曰若有此事我當
策彼為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為太子
即召群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
國主刹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
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
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
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十張 殊

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
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

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

根本說切有部歐奈耶雜事卷第八第十張殊

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得食怯使來遲即出園林欲求飲食悵惶顧眄至蘿菴園于時園子謂是凡人遂與蘿菴五顆王既飢虛根菜俱食食已患渴即往水邊過量而飲因成霍亂身體羸弱思憶勝鬘涉路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殄是時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菴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人不荅曰我見一人暫來至此求索蘿菴便向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僵仆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聞已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聲我從先來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云煞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屍所勅群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刹帝利灌頂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威禮焚葬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勅備飾靈輦送至寒林焚燒事畢王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

根本說切有部歐奈耶雜事卷第八第十張殊字

蘿菴困苦命殄今時世尊告言大王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

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
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十張殊字

蘿服因苦命歿。尔時世尊告言大王
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
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
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
乞食自資。得蘿服五顆。送與其母。即
白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
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
間憐愍孤弱。樂靜安居。為世福田。于
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間。於晨朝時著
衣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
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調靜。即
持蘿服奉施於彼。尔時獨覺受其所
施。踊身虚空。為作神變。凡夫之人見
神通時。心便調伏。即遙礼拜。情甚歡
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白其母
索向蘿服母曰。適有辟支來乞。我已
將施子。聞此語為飢所逼。遂發瞋心。
起於惡念。願彼食蘿服。霍乱而終。大
王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
勝光王是由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
心。因斯業力於無量百千歲墮在地
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
經六返。遭霍乱病而取命。終至今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十張殊字

生餘殘業力。食此蘿服。霍乱而死。大
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

猶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
經六返遭霍亂病而取命終至今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三十五殊字

生餘殘業力食此蘿服霍亂而死大
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
受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
業雜報是故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
業勿為惡口時未生惡王聞佛所說
喜遍身心頂禮佛足信受而去
是時惡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
與諸大臣朝會苦母白言大王頗念
於往日時在大眾前作師子吼我若
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惡
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非不苦
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
罰釋種時至不為便成妄語請下明
勅卜日出軍為馬車步四兵俱發奮
耀戈甲椎鍾鳴鼓出室羅伐城往劫
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王納苦母
諫即便下勅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
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
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
多枝葉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遙見世
尊即詣其所白言大德有多園林蔭
映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
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三十五殊字

涼樹何足顧尔時惡生聞世尊言便
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

耶波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
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三 殊字号

涼樹何足顧尔時惡生聞世尊言便
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
眷如来愍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退
還本國苦母拜三諫請誅滅其後惡
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群臣曰劫
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
辱既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来種族
世尊憐念每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
能得報此惡罵苦母對曰我聞沙門
喬答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
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王
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於
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
頃佛作是念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
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
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樹園時
諸釋種聞世尊來至於此大衆集會
詣如来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尔時
世尊知諸釋種根性本緣為說妙法
時彼衆中有無量百千諸有情輩得
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
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佛
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五 殊字号

學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
此法利頂礼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

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佛
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五張 殊字字

學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
此法利頂禮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
生親領四兵於劫比羅城不遠而住
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
坐一面向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生
嚴集四兵來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
兵衆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
復以神力變城為鐵以大鐵網遍覆
其上令彼惡生尚不能見劫比羅城
况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神通力
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
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
要須自受廣如上說今時世尊說此
頌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
受其報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
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
果所願禮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
大兵衆欲來誅滅即勅四兵嚴整器
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衝惡生軍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五之殊

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煞害唯用鞭
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

大兵衆欲來誅滅即勅四兵嚴整器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衝惡生軍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五之殊

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煞害唯用鞭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彼弓絃爲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牟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條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于時惡生兵衆尋自敗散諸釋種子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閉門上城而作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

余時惡生見此釋種咸有仁慈具大勇力告苦母曰我等今者宜可取軍且還本國苦母對曰大王勿憂劫比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類况害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者大陣無一損傷彼復作制不應傷害惡生之身及諸兵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檢校農作聞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種不聞諸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諦乃嚴兵衆來襲惡生倉卒橫擊即便大敗惡生之軍煞傷幾盡是時惡生告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六張 殊字号

蟻况害於人令閃婆一人將兵來戰煞害弥多况劫比羅諸餘釋種委兵

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六張 殊字号

蟻况害於人令閃婆一人將兵來戰
然害弥多况劫比羅諸餘釋種委兵
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沒
苦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來
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
卒暴起戰鬪心内外不通願王勿慮
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
喫言為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答曰
我是閃婆汝宜可住報諸釋種城中
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
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毀犯城中制
令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閃婆即問衆
有何制說我毀犯答曰我等作制不
擬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即非釋
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
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既不容入請
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
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
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今出願佛慈
悲賜我記念常為供養敬奉如來佛
以慈悲持自疑爪授與閃婆今時閃
婆以般重心受如來疑爪往婆具荼
國彼諸人間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七張 殊

來至此欲為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
不國人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
閃婆釋子釋者走

婆以般重心受如來髮爪往婆具茶
國彼諸人間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今

撰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七張殊

來至此欲為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
不國人皆來於一山下等量此事時
閃婆釋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
詐作送書使人腋挾利刀詣眾集處
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有大
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賣書遺及仁等
問言何為答曰彼欲為王統領仁等
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答曰此無
坐物何以安居彼即拔刀斬諸磐石
片片為座與眾令坐眾人見已咸歎
甚竒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
答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
餘人倍勝於我眾聞此語皆大驚怖
共相謂曰使者尚尔何況閃婆我等
不如立彼為主共披封已裁書却報
仍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欽風早希
臨降閃婆既別往舊停處嚴飾徒侶
整肅侍衛入婆具茶國老少歡喜辨
設所須咸共盡心選擇告曰策立為
主諸國遠聞婆具茶國中有釋迦種
名曰閃婆共立為主号为閃婆國閃
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置如
來髮爪以申供養即号其塔為閃婆
窣堵波其妃先不信佛下令國中遣
立神廟依俗祭祀迄至于今

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率堵波安置如
來髮爪以申供養即号其塔為閃婆

太子說于有音田之耳親皇美有身十一引五

率堵波其妃先不信佛下令國中遣
立神廟依俗祭祀迄至于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